

果如法師

1951年生於台灣，12歲即隨聖嚴長老出家。依止受教於東初老人，隨聖嚴長老修學參禪，為傳法弟子之一，曾擔任法鼓山禪堂板首。指導禪修以棒喝齊下、機關盡出著稱，喝聲一起、香板一落，總教學人當下承擔無處閃躲。每逢禪期主法，即先言明香板教誡，自稱用在當用，該喫棒時，不以佛法做人情。

著作包括：啟動自性DNA：祖師禪入門/果如法師教念佛禪/果如法師教念佛法門/禪門輕叩

有關果如法師弘法、禪修活動，及本書相關資訊，請至Facebook《啟動自性DNA》網頁查詢。

祖師禪林教育中心

台灣台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198號

電話:(02)2891 5205

Mazudaoyi_01

江西道一禪師。漢州什方縣人也。姓馬氏。本邑羅漢寺出家。容貌奇異。牛行虎視。引舌過鼻。足下有二輪文。

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。受具於渝州圓律師。唐開元中。習定於衡嶽傳法院。遇讓和尚。知是法器。

問曰：「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

師曰：「圖作佛。」讓乃取一磚。於彼菴前磨。

師曰：「磨磚作麼？」

讓曰：「磨作鏡。」

師曰：「磨磚豈得成鏡？」

讓曰：「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耶！」

師曰：「如何即是？」

讓曰：「如牛駕車，車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」師無對。

讓又曰：「汝為學坐禪？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。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」師聞示誨，如飲醍醐。

禮拜問曰：「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？」

讓曰：「汝學心地法門，如下種子。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。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」

又問曰：「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見？」

讓曰：「心地法眼能見乎道。無相三昧，亦復然矣。」

師曰：「有成壞否？」

讓曰：「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，非見道也。」

聽吾偈曰：『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；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。』」

師蒙開悟，心意超然。侍奉十秋，日益玄奧。

初六祖，謂讓和尚云：「西天般若多羅識，汝足下一馬駒，踢殺天下人。」蓋【《巧、】謂師也。讓弟子六人，惟師密受心印。始自建陽佛跡嶺，遷至臨川，次至南康龔公山。大曆中，名於鍾陵開元寺。時，連帥路嗣恭，聆風景慕，親受宗旨。由是，四方學者，雲集座下。

讓和尚聞師闡化江西。

問眾曰：「道一為眾說法否？」

眾曰：「已為眾說法。」

讓曰：「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。」遂遣一僧往彼。俟伊上堂時，但問作麼生。待渠有語記取來。僧依教往問之。

師曰：「自從胡亂後三十年，不少鹽醬。」僧回。舉似讓。讓然之。

師入室弟子，一百三十九人，各為一方宗主，轉化無窮。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，登建昌石門山。於林中經行，見洞壑平坦，謂侍者曰：「吾之朽質，當於來月歸茲地矣。」言訖而回。

既而示疾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日面佛月面佛。」

二月一日沐浴，跏趺入滅。元和中。諡大寂禪師。
塔曰大莊嚴。

祖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，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佛。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，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開悟。又引楞伽經，以印眾生心地。恐汝顛倒不信，此一心之法，各各有之。故楞伽經，以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不捨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。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無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。...

汝但隨時言說。即事即理，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，亦復如是。於心所生，即名為色。知色空故，生即不生。若了此意，乃可隨時著衣喫飯，長養聖胎，任運過時，更有何事。汝受吾教，聽吾偈曰：『心地隨時說，菩提亦只寧。事理俱無礙，當生即不生。』

僧問：「如何是脩道？」

曰：「道不屬脩。若言脩得，脩成還壞，即同聲聞。若言不脩，即同凡夫。」

又問：「作何見解，即得達道？」

祖曰：自性本來具足，但於善惡事中不滯，喚作脩道人。取善捨惡，觀空入定，即屬造作。更若向外馳求，轉疎轉遠，但盡三界心量。一念妄心，即是三界生死根本。但無一念，即除生死根本。即得法王無上珍寶。無量劫來，凡夫妄想，諂曲邪偽，我慢貢高，合為一體。故經云：但以眾法合成此身。

Mazudaoyi_06

起時唯法起，滅時唯法滅。此法起時，不言我起。滅時不言我滅。前念後念中念，念念不相待，念念寂滅，喚作海印三昧。攝一切法。如百千異流。同歸大海。都名海水。住於一味。即攝眾味。住於大海。即混諸流。如人在大海中浴。即用一切水。所以聲聞悟迷。凡夫迷悟。聲聞不知聖心。本無地位因果階級。心量妄想。脩因證果。住於空定。八萬劫二萬劫。雖即已悟。悟已却迷。諸菩薩。觀如地獄苦。沈空滯寂。不見佛性。若是上根眾生。忽爾遇善知識指示。言下領會。更不歷於階級地位。頓悟本性。

Mazudaoyi_07

故經云。凡夫有反覆心。而聲聞無也。對迷說悟。本既無迷。悟亦不立。一切眾生。從無量劫來。不出法性三昧。長在法性三昧中。著衣喫飯。言談祇對。六根運用。一切施為。盡是法性。不解返源。隨名逐相。迷情妄起。造種種業。若能一念返照。全體聖心。汝等諸人。各達自心。莫記吾語。

縱饒說得河沙道理。其心亦不增。縱說不得。其心亦不減。說得亦是汝心。說不得亦是汝心。乃至分身放光。現十八變。不如還我死灰來。淋過死灰無力。喻聲聞妄脩因證果。未淋過死灰有力。喻菩薩道業純熟。諸惡不染。若說如來權教三藏。河沙劫說不盡。猶如鉤鎖亦不斷絕。若悟聖心。總無餘事。久立珍重。

示眾云。道不用脩。但莫汙染。何為汙染。但有生死心。造作趨向。皆是汙染。若欲直會其道。平常心是道。何謂平常心。無造作。無是非。無取捨。無斷常。無凡無聖。經云。非凡夫行。非聖賢行。是菩薩行。

只如今行住坐臥。應機接物。盡是道。道即是法界。乃至河沙妙用。不出法界。若不然者。云何言心地法門。云何言無盡燈。一切法。皆是心法。一切名。皆是心名。萬法皆從心生。心為萬法之根本。經云。識心達本源。故號為沙門。

名等義等。一切諸法皆等。純一無雜。若於教門中得。隨時自在。建立法界。盡是法界。若立真如。盡是真如。若立理。一切法盡是理。若立事。一切法盡是事。舉一千從。理事無別。盡是妙用。更無別理。皆由心之迴轉。譬如月影有若干。真月無若干。諸源水有若干。水性無若干。森羅萬象有若干。虛空無若干。說道理有若干。無礙慧無若干。種種成立。皆由一心也。建立亦得。掃蕩亦得。盡是妙用。盡是自家。非離真而有立處。立處即真。盡是自家體。若不然者。更是何人。

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諸法即是解脫。解脫者即是真如。諸法不出於真如。行住坐臥。悉是不思議用。不待時節。經云。在在處處。則為有佛。

佛是能仁。有智慧。善機性。能破一切眾生疑網。出離有無等縛。凡聖情盡。人法俱空。轉無等倫。超於數量。所作無礙。事理雙通。如天起雲。忽有還無。不留礙跡。猶如畫水成文。不生不滅。是大寂滅。在纏名如來藏。出纏名淨法身。法身無窮。體無增減。能大能小。能方能圓。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。滔滔運用。不立根栽。不盡有為。不住無為。有為是無為家用。無為是有為家依。不住於依。故云如空無所依。心生滅義。心真如義。

佛是能仁。有智慧。善機性。能破一切眾生疑網。出離有無等縛。凡聖情盡。人法俱空。轉無等倫。超於數量。所作無礙。事理雙通。如天起雲。忽有還無。不留礙跡。猶如畫水成文。不生不滅。是大寂滅。在纏名如來藏。出纏名淨法身。法身無窮。體無增減。能大能小。能方能圓。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。滔滔運用。不立根栽。不盡有為。不住無為。有為是無為家用。無為是有為家依。不住於依。故云如空無所依。心生滅義。心真如義。

心真如者。譬如明鏡照像。鏡喻於心。像喻諸法。若心取法即涉外。因緣即是生滅義。不取諸法。即是真如義。聲聞聞見佛性。菩薩眼見佛性。了達無二。名平等性。性無有異。用則不同。在迷為識。在悟為智。順理為悟。順事為迷。迷即迷自家本心。悟即悟自家本性。一悟永悟。不復更迷。如日出時不合於暗。智慧日出。不與煩惱暗俱。了心及境界。妄想即不生。妄想既不生。即是無生法忍。本有今有。不假脩道坐禪。不脩不坐。即是如來清淨禪。如今若見此理真正。不造諸業。隨分過生。一衣一衲。坐起相隨。戒行增薰。積於淨業。但能如是。何慮不通。久立諸人珍重。

西堂百丈南泉。侍祖翫月次。
祖曰。正恁麼時如何。
西堂云。正好供養。
百丈云。正好脩行。南泉拂袖便去。
祖云。經入藏。禪歸海。唯有普願。獨超物外(西堂藏。百丈海。南泉願)南泉。為眾僧行粥次。
祖問。桶裡是甚麼。
泉曰。這老漢合取口。作恁麼語話。祖便休。
百丈問。如何是佛旨趣。
祖云。正是汝放身命處。
大珠初參祖。
祖問曰。從何處來。曰越州大雲寺來。
祖曰。來此擬須何事。曰來求佛法。
祖曰。自家寶藏不顧。拋家散走作什麼。我這裏。一物也無。求甚麼佛法。珠遂禮拜。
問曰。阿那箇。是慧海自家寶藏。
祖曰。即今問我者。是汝寶藏。一切具足。更無欠少。使用自在。何假向外求覓。

珠於言下。自識本心。不由知覺。踊躍禮謝。師事六載。後歸。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。祖見之。告眾云。越州有大珠。圓明光透自在。無遮障處也。

泐(ㄉㄛˋ、)潭法會禪師。問祖云。如何是西來祖師意。

祖曰。低聲近前來。會便近前。祖打一擲云。六耳不同謀。來日來。會至來日。猶入法堂云。請和尚道。祖云。且去。待老漢上堂時出來。與汝證明。會乃悟。云謝大眾證明。乃繞法堂一。便去。

泐潭惟建禪師。一日在法堂後坐禪。祖見之。乃吹建耳兩吹。建起定見是祖。却復入定。祖歸方丈。令侍者。持一碗茶與建。建不顧。便自歸堂。

石鞏慧藏禪師。本以弋獵為務。惡見沙門。因逐羣鹿。從祖菴前過。祖乃迎之。

藏問。和尚見鹿過否。祖曰。汝是何人。曰獵者。祖曰。汝解射否。曰解射。

祖曰。汝一箭射幾箇。曰一箭射一箇。

祖曰。汝不解射。曰和尚解射否。

祖曰。解射。曰和尚一箭射幾箇。曰一箭射一羣。曰彼此是命。何用射他一羣。

祖曰。汝既知如是。何不自射。曰若教某甲自射。即無下手處。

祖曰。這漢。曠劫無明煩惱。今日頓息。

藏當時毀棄弓箭。自以刀截髮。投祖出家。一日在厨作務次。祖問曰。作什麼。曰牧牛。祖曰。作麼生牧。曰一迴入草去。便把鼻孔拽來。祖曰。子真牧牛。僧問祖云。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。直指某甲西來意。祖云。我今日無心情。汝去問取智藏。其僧乃問藏。藏云。汝何不問取和尚。僧云。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。藏以手摩頭云。今日頭痛。汝去問海師兄。其僧又去問海。海云。我這裏却不會。僧乃舉似祖。祖云。藏頭白。海頭黑。

珠於言下。自識本心。不由知覺。踊躍禮謝。師事六載。後歸。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。祖見之。告眾云。越州有大珠。圓明光透自在。無遮障處也。

泐(ㄉㄨㄛˋ)潭法會禪師。問祖云。如何是西來祖師意。

祖曰。低聲近前來。會便近前。祖打一擲云。六耳不同謀。來日來。會至來日。猶入法堂云。請和尚道。祖云。且去。待老漢上堂時出來。與汝證明。會乃悟。云謝大眾證明。乃繞法堂一。便去。

泐潭惟建禪師。一日在法堂後坐禪。祖見之。乃吹建耳兩吹。建起定見是祖。却復入定。祖歸方丈。令侍者。持一椀茶與建。建不顧。便自歸堂。

石鞏慧藏禪師。本以弋獵為務。惡見沙門。因逐羣鹿。從祖菴前過。祖乃迎之。

藏問。和尚見鹿過否。祖曰。汝是何人。曰獵者。祖曰。汝解射否。曰解射。

祖曰。汝一箭射幾箇。曰一箭射一箇。

祖曰。汝不解射。曰和尚解射否。

祖曰。解射。曰和尚一箭射幾箇。曰一箭射一羣。曰彼此是命。何用射他一羣。

祖曰。汝既知如是。何不自射。曰若教某甲自射。即無下手處。

祖曰。這漢。曠劫無明煩惱。今日頓息。

藏當時毀棄弓箭。自以刀截髮。投祖出家。一日在厨作務次。祖問曰。作什麼。曰牧牛。祖曰。作麼生牧。曰一迴入草去。便把鼻孔拽來。祖曰。子真牧牛。僧問祖云。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。直指某甲西來意。祖云。我今日無心情。汝去問取智藏。其僧乃問藏。藏云。汝何不問取和尚。僧云。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。藏以手摩頭云。今日頭痛。汝去問海師兄。其僧又去問海。海云。我這裏却不會。僧乃舉似祖。祖云。藏頭白。海頭黑。

麻谷寶徹禪師。一日隨祖行次。問。如何是大涅槃。祖云。急。徹云。急箇什麼。祖云。看水。

大梅山法常禪師。初參祖。問。如何是佛。祖云。即心是佛。常即大悟。後居大梅山。祖聞師住山。乃令一僧到問云。和尚見馬師。得箇什麼。便住此山。常云。馬師向我道。即心是佛。我便向這裏住。僧云。馬師近日佛法又別。常云。作麼生別。僧云。近日又道。非心非佛。常云。這老漢惑亂人。未有了日。任汝非心非佛。我只管即心即佛。其僧回舉似祖。祖云。梅子熟也。

汾州無業禪師參祖。祖覩其狀貌瓌偉。語音如鐘。乃曰。巍巍佛堂。其中無佛。業。禮跪而問曰。三乘文學。粗窮其旨。常聞禪門即心是佛。實未能了。祖曰。只未了底心即是。更無別物。業又問。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。祖曰。大德正鬧在。且去別時來。業纔出。祖召曰。大德。業迴首。祖云。是什麼。業便領悟禮拜。祖云。這鈍漢。禮拜作麼。鄧隱峰辭祖。祖曰。甚處去。云石頭去。祖曰。石頭路滑。云竿木隨身。逢場作戲。便去。纔到石頭。乃遶禪牀一匝。振錫一下。問。是何宗旨。頭曰。蒼天蒼天。峰無語却回舉似祖。祖曰。汝更去。見他道蒼天蒼天。汝便噓兩聲。峰又去。一依前問。頭乃噓兩聲。峰又無語。歸舉似祖。祖曰。向汝道石頭路滑。

峰。一日推土車次。祖展脚在路上坐。峰云。請師收足。祖云。已展不收。峰云。已進不退。乃推車碾過。祖脚損。歸法堂。執斧子云。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。峰便出。於祖前引頸。祖乃置斧。

石白和尚初參祖。

祖問。什麼處來。白云。烏白來。

祖云。烏白近日有何言句。白云。幾人於此茫然在。

祖云。茫然且置。悄然一句作麼生。白乃近前三步。

祖云。我有七棒。寄打烏白。你還甘否。白云。和尚先喫。某甲後甘。却迴烏白。

亮座主參祖。祖問曰。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。是否。亮云。不敢。

祖曰。將甚麼講。亮云。將心講。

祖曰。心如工伎兒。意如和伎者。爭解得經。亮抗聲云。心既講不得。虛空莫講得麼。

祖曰。却是虛空講得。亮不肯。便出。將下階。

祖召云。座主。亮回首。豁然大悟。便禮拜。

祖曰。這鈍根阿師。禮拜作麼。亮歸寺。告聽眾曰。某甲所講經論。謂無人及得。今日被馬大師一問。平生工夫。冰消瓦解。徑入西山。更無蹤跡。

洪州水老和尚初參祖。問。如何是西來的的意。祖云。禮拜著。老纔禮拜。祖便與一踢。老大悟。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。也大奇。也大奇。百千三昧。無量妙義。只向一毛頭上。便識得根源去。便禮拜而退。後告眾云。自從一喫馬師踢。直至如今笑不休。

龐居士問祖云。不與萬法為侶者。是甚麼人。祖曰。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。即向汝道。又問祖云。不昧本來人。請師高著眼。祖直下。士云。一種沒絃琴。唯師彈得妙。師直上。士乃作禮。祖歸方丈。士隨後入曰。適來弄巧成拙。又問。如水無筋骨。能勝萬斛舟。此理如何。祖曰。這裏無水亦無舟。說甚麼筋骨。

僧問。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。祖曰。為止小兒啼。曰啼止時如何。祖曰。非心非佛。曰除此二種人來。如何指示。祖曰。向伊道不是物。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。祖曰。且教伊體會大道。

問。如何是西來意。祖曰。即是甚麼意。

僧問。如何得合道。祖曰。我早不合道。問。如何是西來意。祖便打曰。我若不打汝。諸方笑我也。

有小師耽源。行脚回。於祖前畫箇圓相。就上拜了立。祖曰。汝莫欲作佛否。曰某甲不解捏目。祖曰。吾不如汝。小師不對。

有僧。於祖前。作四畫。上一畫長。下三畫短。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。離四句絕百非。請和尚答某甲。祖乃畫地一畫曰。不得道長短。答汝了也。

祖。令僧馳書。與徑山欽和尚。書中畫一圓相。徑山纔開見。索筆。於中著一點。後有僧。舉似忠國師。國師云。欽師。猶被馬師惑。

有講僧來問曰。未審。禪宗傳持何法。
祖却問曰。座主傳持何法。
主曰。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。
祖曰。莫是獅子兒否。
主曰。不敢。祖作噓噓聲。
主曰。此是法。
祖曰。是甚麼法。
主曰。獅子出窟法。祖乃默然。
主曰。此亦是法。
祖曰。是甚麼法。
主曰。獅子在窟法。
祖曰。不出不入。是甚麼法。主無對。遂辭出門。
祖召曰。座主。主回首。
祖曰。是甚麼。主亦無對。
祖曰。這鈍根阿師。

洪州廉使問曰。喫酒肉即是。不喫即是。祖曰。若
喫是中丞祿。不喫是中丞福。
藥山惟儼禪師。初參石頭。便問。三乘十二分教。
某甲粗知。常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。實未明
了。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頭曰。恁麼也不得。不恁
麼也不得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。子作麼生。山罔
措。頭曰。子因緣不在此。且往馬大師處去。

山稟命。恭禮祖。仍伸前問。祖曰。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。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。有時揚眉瞬目者是。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。子作麼生。山於言下契悟。便禮拜。祖曰。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。山曰。某甲在石頭處。如蚊子上餓牛。祖曰。汝既如是。善自護持。侍奉三年。一日祖問之曰。子近日見處作麼生。山曰。皮膚脫落盡。唯有一真實。祖曰。子之所得。可謂協於心體。布於四肢。既然如是。將三條篋來。束取肚皮。隨處住山去。山曰。某甲又是何人。敢言住山。祖曰。不然。未有常行而不住。未有常住而不行。欲益無所益。欲為無所為。宜作舟航。無久住此。山乃辭祖。

丹霞天然禪師再參祖。未參禮。便入僧堂內。騎聖僧頸而坐。時大眾驚愕。遽報祖。祖躬入堂視之曰。我子天然。霞即下地。禮拜曰。謝師賜法號。因名天然。

潭州慧朗禪師初參祖。祖問。汝來何求。曰求佛知見。祖曰。佛無知見。知見乃魔耳。汝自何來。曰南嶽來。曰汝從南嶽來。未識曹溪心要。汝速歸彼。不宜他往。

祖問僧。什麼處來。云湖南來。祖云。東湖水滿也未。云未。祖云。許多時雨水尚未滿(道吾云。滿也。雲岩云。湛湛地。洞山云。甚麼劫中曾欠少)。